



# 反对派无端“指责”佐科政府

■ 本报评论员：余凡

通讯及信息部长(Menkominfo) 尊尼 (Johnny G.Plate) 因涉嫌 2020 至 2021 年 4G 基站收发塔(BTS)项目的巨额贪腐案,于 5 月 17 日接受检查后被总检察长(Kejagung) 办公室拘留。与他同党及相同阵线的政客纷纷放话,质疑这起事件已被严重“政治化”!

印尼 CNN 网于 5 月 19 日报道,佐科维总统坚决驳斥“政治干预”的无理指责,他相信总检察长是根据宪法和证据办案的。总统在巡视哈林空军机场时说:“可以肯定的是,最高检察院必然是以专业和公开的态度,对牵连贪腐案的所有人与事进行调查。”

总统希望大家对总检察长给予尊重。并任命政法和安全事务统筹部长 (Menkopolkam) 马福特 (Mahfud MD) 暂时兼管通讯及信息部的工作。但总统不愿透露由什么人接替信

息部长的空缺,当有记者问起是不是某政党党魁时,他说:“暂时是马福特兼任。”

《点滴网》(detik.Com) 于 22 日称,“总统候选人”阿尼斯 (Anies Bawesdan) 公开评论对比佐科维与前总统苏西洛在公路建设方面的政绩。在全国总长共 2.499 公里的收费公路中,有 1.569 公里是佐科维执政时兴建的。不过,在不收费的普通公路建设方面,佐科维则比苏西洛时代输了一大截。但他并没有说明数据是从哪儿得来的。

专家评论,收费公路在运行安全、交通快捷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尤其是在放长假的繁忙时段更为突出,沿路也没有收取“安全费”的弊病。此外,公路的效益并不表现在其长度,而要观察其在公用事务上的可行性,以及减低民众运输费用的成效。

不少政论员指出,阿尼斯在演讲中信口说出佐科维执政以来,国家级公

路只建约 500 公里,“而前任政府共建了 11800 公里,比佐科维多 20 倍。”数据可能错了!

《罗盘网》尝试从公共工程局的公开资料寻找答案。苏西洛前总统的任期是 2004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0 月,根据数据,2004 年的免费国家公路总长 34629 公里,而到了 2014 年 12 月共计 38570 公里,增加 3941 公里。佐科维总统将于 2024 年 10 月任满,而公共工程局 2022 年的报告,国家级公路已达 46965 公里,增加了 8395 公里。

《商业网》(Bisnis.com) 于 22 日称,前副总统卡拉在福利公正党的集会上演讲,对佐科维的基建措施提出批评,他认为佐科维只忙着兴建收费公路,执政 9 年来的确获得一些成绩,但是对普通公路的建设维修却被忽视了。“政府为建好 2600 公里收费公路而自豪。收费公路的重要,但统计局(BPS)数据显示,印尼有 17 万公里道路

处在损坏状况。这让民众认为,良好的道路是让有钱人付费通过,而普通百姓运用的免费公路却没有修复,这是对人民不公平的例子之一。”重申这是人民不愿看到的。

卡拉说:“为何普通公路不能保持通畅? 公共建设部长是人才,那肯定是资金不足,因为政府注重于耗资巨大的工程项目,然而其功效却不如我们所想象的好。”

根据公共建设部 (PU-PR) 的数据资料,国内路况的良好率的确有所下降。在 2014 年,良好路况还占 93.94%,失修的公路仅占 6.05%。到了 2021 年,良好路况已降至 91.81%。省级公路于 2014 年有 29% 处于不良状况,而 2021 年稍有好转,已降至 25%。至于县级公路,2014 年有近 40% 路面处于失修状况,该情形被延续维持到了 2021 年。

公共建设部长巴苏基 (Basuki Hadimuljono) 表明,其

实,之前总统已经发布 2023 年第 3 号总统指令 (Inpres), 重点加速各地方政府之间公路连通性的提升工程,政府将筹备高达 32.7 兆 (triliun) 印尼盾的项目经费,修整几个省份严重损坏的公路网。

《罗盘网》(KOMPAS.com) 于 24 日报道,前副总统卡拉在史纳延体育馆举行的福利公正党集会的讲话中还提到,印尼政府的国债继续攀高,他甚至“言之凿凿”地说,国库每年必须筹备 1000 兆印尼盾以应付国债的各项义务。众所周知,卡拉和福利公正党是阿尼斯角逐 2024 年总统宝座的“坚定支持者”,他对佐科维的指责引发各界揣测。

财政部长穆雅妮 (Sri Mulyani Indrawati) 于近日在国会大厦面对记者提问时,并不针对卡拉的言论作出反驳。她只说:“如果我们审核每一年的国债,我们可以知道有多少外债及归还的期限,所以,我们肯定

摊还的国债和期限已归纳在开支预算中。”

媒体通过财政部的 APBN KiTa 平台进行搜索,印尼政府于 2022 年付还国债义务的预算总数约 467.5 兆 (triliun) 印尼盾,这包括利息,以及摊还国内外债务的本金。其中数目最大的是 386.3 兆盾利息,其次是付还到期外债本金 79.3 兆盾,付还到期国内债卷 1.9 兆盾。若与 2021 年缴付的 427.1 兆盾做对比,的确提高了约 40.4 兆盾,创下近 9 年来的新高。但是,为何卡拉竟“抬价”至 1000 兆盾? 多数民众是心中有数。

经历了 2017 年雅加达省长竞选的虚假信息施政失策,见证了 2019 年总统选举的造谣抹黑和身份政治,全国民众对佐科维总统的施政满意度高达 82%。加上信息公开化,所有资料可以搜索求证,反对派的抹黑和“指责”,很快就会被民众嗤之以鼻!

■ 巴厘：意如香

## 峇眼洛水儿女豪情壮志 ——读云风文集《风从洛水来》

峇眼亚比座落在廖省洛江河 (Sungai Lokan) 出海口,洛水即成了峇眼亚比 (bagan siapi api) 的别称,这里是昔日苏门达拉岛渔产丰富的小渔村,华族居多,是著名产鱼区和造船业基地,鱼产曾远销东南亚和爪哇岛,盛极一时。后鱼产锐减,他们纷纷迁移到外岛创业打拚。由于洛水人向有在大风大浪中拼搏的勇气,他们在外岛的创业经营多元化,大都成果丰硕,大有斩获。后来峇眼小渔村时来运转,成群结队的海燕,纷纷飞来峇眼人的住家,在高楼上营窝结巢,给峇眼人带来好运。许多峇眼人在外地事业成功后,也纷纷回来投资屋业或酒店业,也有建造高楼养殖燕窝的,一度燕窝卖价好,峇眼亚比一改破落市容,从新活跃繁华起来。

可贵的是,峇眼人事业成功后,都能回馈社会,或建庙宇、或办学堂,充分发扬了洛水人热爱中华文化的传统。许多老一辈的峇眼人,中华文化根深深厚,举凡诗词联对、文学创作,都有口皆碑。如今许多峇眼人创办的庙宇里的联对门匾,皆出自的一辈辈峇眼文化人之手,联对仗仗工整,极富儒家传统的教导意义,流传后代,获得众口好评。

峇眼人注重中华文化教育,小小的渔村,早在五-六十几年前,就创办了几所中华学校如“大众学校”、“中华公学”、“美华学

校”“卫理学校”……等。几十年来培养了许许多多具有中华文化传统的人才。其中就有当时印华文坛的黄飞锦,笔名望野,他文学功底深厚,经常在棉兰“民主日报”、“苏门达拉民报”和香港报刊上发表文章,笔锋犀利,富有正义感,经常鞭挞社会弊病,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化斗士。九州事变后竟被“莫须有”的罪名谋害,享年仅二十七岁,与另一位洛水才子郑春盛前辈的过早离世,是印华文坛的重大损失。

《峇眼大众学校》培养的文化精英,薪火相传,后续有人。其中就有廖振风 (云风)。我们翻开新秩序时期唯一的华文报“印度尼西亚日报”,“云风”的笔名就经常出现在日报副刊上,与早期的印华文坛前辈如:黄东平、黄裕荣、罗蜜欧、郑、严唯真、李靖、冯世才、立锋、莫名其妙、老兵、林万里、容子、阿蕉、张运秉、张汉英、凡若、白放情、柳岸、亮伯、郑春盛、广月、雨村、茜茜丽亚……等等约一百多名的写作者,他们经常在“印度尼西亚日报”或星马报刊上奋笔疾书,是黑暗时期印华文学可敬可爱的开拓者。所以云风文友堪称得上是印华文坛里,起步较早的前辈作家之一。

如今云风文友把近五十年来整理出书,出版文集《风从洛水来》,这是印华文坛的又一盛事,更是峇眼亚比华族文化的恒存,具有记录峇眼华族历史的重大意义。因为云风近五十年的创作,多数是以峇眼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和思乡的情怀,不管是诗歌、散文、微型小说或华社报道,很多都涉及到峇眼亚比的人与事,把这些人和事,用文学手笔描绘,不论是早期的文学作品,或近期的报告文学,都是可歌可泣的峇眼人的血泪史,更充满了对洛水人豪情壮志的描述。

每当清明节,云风总是特地回乡探望昔日“天安门城楼”模式的母校,眼看母校已被霸占改为国民学校,他在散文《情萦校园》里道出悲情:“……本想走入校内寻觅,回忆学生时代充满欢乐、幸福的校园生活,多少可歌可泣、多少刻骨铭心的真实故事,然而,望着不翼而飞的“天安门城楼”,千疮百孔的墙壁,我实在是不忍心再看到校内的惨境……”失去母校的悲痛,跃然纸上。

最具代表性的是报告文学“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一篇云风参加印华作协金鹰杯,报告文学比赛的入围作品。这篇报告文学以流利的文笔描写,

真实地把峇眼亚比华族热爱中华文化,赤手空拳创办平民化中小学的《峇眼亚比大众学校》,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其过程充满乐观开朗的老文化人的创业精神,几代华人的共同拼搏,终于把《峇眼亚比大众学校》发展成廖省区的著名学府。云风把这些可爱可敬的华校创办者的董事与老师们的名字,多方收集,把他们在每个时期出钱出力的办学经历,一个个整理还原出来,让这些历史功臣,真名真性永远保存下来,让世世代代的峇眼人永远缅怀他们的历史功绩。

云风更是把《峇眼亚比大众学校》,被新秩序苏哈托军人政权封闭后的悲惨历史,用文学的笔触,生动地描绘出来,让人读了触目惊心。尤其写到年轻教师郑万慈老师不畏强权,拒绝在封校书上签字,并悲愤地在黑板与校门口写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激励学子们坚持学习华文华语。大众师生面临母校被封闭,依依不舍,不愿意离开校舍,大家痛哭不已,场面悲壮,这一真人真事的描述,把母校师生的不畏强权,坚持华族文化的拼搏精神,展现无余,看了令人感慨,热血沸腾——峇眼人的洛水情怀,任凭风吹浪打,时代变迁,华夏情怀始终没

有改变,永远闪光发亮!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印度尼西亚日报”上,笔者与莫名妙联手,在日报上发表了多篇探讨“朱允文明惠帝出亡考”的文章,我们据所得资料与峇眼出土,多件白云岩浮雕刻《长命富贵朱元璋明朝》的土制陶器(至今完好保存着),我们大胆推论是朱允文一行十八人,路经泰国出亡逃到苏门答腊洛水河畔,即峇眼亚比渔村落脚避难时,朱允文随从自制烧造的粗糙浮雕品,以印证明惠帝确实落难于峇眼渔村,而非出自中原大地的精致浮雕品,因为在旧时王朝时代,谁敢于书写玉帝名号,都会惨遭杀头的风险,后来峇眼一带也发现一些同样的白云岩浮雕器物,因此由此可见六百年前,是朱允文随从在峇眼渔村烧造的浮雕可能性极大。

《一个历史的发现》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一场有趣的笔战,有人轻率地把峇眼人的祖宗说成;“不是王爷,是海盜”,引发了众多峇眼人议论纷纷,其中一个署名“廖丕豹”的,后来知道是云风文友,也参与为文提供资料,引起我极大的关注。

如今,云风文友把我们关于“明惠帝出亡考”与笔战的多篇文章,附录在他的

文集《风从洛水来》里,让这段峇眼亚比的传奇故事流传下来,饶有兴味,很有史料价值。朱允文明惠帝是否果真落难到了峇眼亚比? 这是一个历史的迷思。关于明惠帝的生死下落,国内版本有多种说法,都还未有定论,有待于史学家的进一步探索考证。但郑和七下西洋的初衷,明史里已经明确指出是篡权的朱棣明成祖皇帝,下令郑和出海寻找出亡的朱允文明惠帝,史料里早已多所记载,史籍确凿。

而且峇眼人每年农历 5 月 16 日,都隆重烧龙船祭拜纪府王爷,盛况热烈。据明史记载:农历 5 月 16 日,正是明惠帝(也称建文帝)的登基大典吉日,而峇眼人也是在大农历 5 月 16 日,烧龙舟祭拜王爷,是纯属巧合吗? 耐人寻味。还有峇眼洪氏家族居多,与朱元璋的牵连,而由云风提供的《峇眼亚比开坡记》,在洪氏族谱里,更是写明“朱允文”的王号与暗语,明显露出明惠帝的身份印记。

在这方面,笔者有意把多年来与莫名妙一起收集到的有关资料,整理后陆续发表,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国内外史学家的重视,让明惠帝出亡南洋之谜的历史真相,水落石出,原原本本地还原明史对朱允文(建文帝)的历史迷思,尽早还原其本来面目,大白于天下。则是许多峇眼诸公的热切指望,更是笔者多年来心结厚望。

## “去风险化”? 与中国“脱钩”才是风险

■ 国际锐评

“我们正打算跟中国公司合作,生产可再生能源设备。”在近期接受《国际锐评》采访时,澳大利亚福特斯库金属集团未来产业公司首席执行官哈钦森说,中国的自动化生产技术“令人惊艳”。

和澳大利亚这家公司一样看好中国的外企有很多。近日,多家在华外国商会发布的报告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比如,中国美国商会的一项调查显示,66%的在华美企表示将在未来两年保持或增加对华投资;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报告说,近六成受访企业表示未来五年将“适度增加”或“显著增加”在华研发支出;中国澳大利亚商会的调研发现,超过 60%

的澳企把中国视为全球前三的投资目的地……

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使用外资的数据一路冲高。今年 1—4 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近 500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2%。其中法国、英国、韩国等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中国市场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德国贺利氏集团董事长主席凌瑞德说。他们公司的电动汽车材料、贵金属循环利用等近十个投资项目正在中国全面展开。

值得关注的是,外企投资不只是开店建厂这么简单,它们正越来越多地把研发中心落在中国。从“在中国制造”转向“与中国共创”,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有分析指出,市场前景、利润空间、创新环境以及政策延续

性,是企业投资的重要考量。

过去三年,新冠疫情加上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动荡,使全球经济陷入低迷。相比之下,中国发展环境稳定、经济增长稳中有进、拥有一个 14 亿多人口、4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对外资形成了强大“磁吸力”。联合国最新发布报告把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 4.8% 上调到 5.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 34.9%。对企业来说,靠近市场就是靠近“水源”,高质量发展的中国这个大市场不容错过。

如何高效生产、降低成本,直接关系到企业发展。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产业体系,有利于外资企业以较

低成本获得高质量的原材料和配套零部件等,增强盈利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极大节约了企业成本。近五年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收益率达 9.1%,居全球前列。这样的高回报,怎能不动心?

对企业来说,通过创新实现迭代升级,是保持生命力的关键。这些年中国的创新优势日益凸显。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 年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升至第 11 位,连续十年稳步提升。“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培育森林。”外媒这样形容中国的创新生态。2022 年,中国研发投入首次突破 3 万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 10.4%。在“创新中国”投资,外企收获的不只是直接盈利,更是未来的机遇。

与此同时,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给外资带来了稳稳的预期。不断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深入实施外商投资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一项项诚意满满的措施,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中国贸促会最新的调研结果显示,97%的受访外资企业对去年四季度以来中国政府出台的外资政策评价为“满意”以上。日前,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成功举办,期间签约外资项目 62 个,总投资 17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7%。中国打造的一系列对外开放平台,正在帮外资更好地走进来,共享发展红利。

当下,世界经济面临着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挑

战,“一边炮制所谓‘去风险化’一词,企图掩盖打压遏制中国的目的。但事实证明,脱离中国才是风险。奥地利一份智库研究报告估算,如果对华‘脱钩’,德国一年的 GDP 将下降 2%,相当于损失 600 亿欧元。耐克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多纳霍坦言,与中国‘脱钩’对全球贸易是灾难性的。

在商言商。市场规律说明,能带来收益的地方,就是企业本能的选择。难怪德国西门子公司首席执行官博乐仁说,不只要“捍卫”在中国的市场,而且要扩大。人们相信,中国会继续成为外商投资兴业的优选地。原因正如外媒所说,如果拥有一片茂盛的森林,参天大树自然会在那里成长。